



八

服部文庫
117
240
7



117
340
87

莊子翼卷之八



徐無鬼第二十四

北海焦 竈弱疾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
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
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
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
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

莊子翼

卷之八

一

又

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亾其一，吾相狗也。小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郵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視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璽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

張

山

声

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夫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鼯鼯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况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無鬼釋文：潘田人魏隱士超然，司馬神不動，若亾其身，如言望之，似木雞也。直謂馬齒曲謂昔方謂頭圓，謂日失司馬本，作佚郵，佚驚，疎若飛也。大璽，太公兵法，金板猶云藏於金積也。踉，踉蹌也。位，猶處也。趨，處於空，空也。跫，然行步聲。謦欬，喉中

莊子

卷之八

二

郭註 嗜慾好惡內外無可故云病矣不對不悅其言也夫真人之言何遜哉唯物所好之可也從橫說之而君未嘗啓齒是直樂鵠以鐘鼓耳故愁也聞相狗馬而喜猶人去國而見其所知各思其本性之所好也得其所好則無思無思則忘其所以喜真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

呂註 無鬼忘武侯之勢而箴其病武侯以其不下已故超然不對無鬼託相狗馬以喻已無求之意狗之下質執飽而止猶人饑則為用而有求者中質若視日猶人所視高遠未能忘已者一猶忘之則忘已可知馬之中規矩鉤繩是國馬也以況國士之遊乎方內者天下馬有成材不習而自然若此則無與樂若失則無與匹若喪其一則喪我之至非特以之而已超軼絕塵不知其所以況天下之士遊乎方外而不可知者也意謂狗之上質與天下之馬猶若此則其安知君之勢而下之君安得不相之乎武侯悟其意所以大悅夫言以道接者也不當道雖詩書禮樂不足以動言而當道雖相狗馬猶足以悅夫人

失其性命之情而耽於人偽猶夫其鄉黨親戚而流於遠方與迷虛空以羣騁馳之間者也所謂真者則其性之固有猶其鄉黨親戚之舊也非至狂惑其有聞真人之警效而不悅者乎

吳儔 無鬼蓋神人也因時乘勢而不容心於其間所以言者亦默寓其意是以循道之歸而不逆其理順彼之好而不忤其情故雖武侯之剛暴亦悅而笑喻之有道故也

新傳 武侯之性中材也不可卒告以至道而當於所好通之此無鬼所以有相狗馬之言也然無鬼非能相於狗馬也寓入道之意於狗馬耳以狗之上質則若亾其一以天下之馬則有成材所謂若亾其一者以形全神王而能忘其身也所謂有成材者以德字泰定而不虧其本也能忘其身則無為不虧其本則無用無為無用所以能入於道也

管見 天下馬有成材一語超軼絕塵之姿可想像而得矣視日猶可形容至於郵失喪一又善

惟

述其難寫之狀非若國焉之可以規矩鉤繩喻也一
 若物始萌兆若亡若喪猶云恍惚有無之間不可指
 定其形質唯其啓之有道所以得
 武侯之心其效速於詩書張略也
方思善按多欲則神傷絕欲則神妨惟至人為能行
 於欲而不流乃所以為善養神也行於欲而
 不流者惟外生者能之若亡其一若喪其一此
 外生之喻也而呂氏以為喻人臣之忘勢遠矣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蔥韭
 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
 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
 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
 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

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
 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
 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
 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
 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
 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
 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
 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
 鎬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

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
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
習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
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許

郭註 天地均養不以爲君而恣之無極若苦民以養
與之耳與物共者知也私自許者姦也愛民之迹爲
民所尚尚之爲愛愛已僞矣爲義則名彰名彰則競
與競與則喪其真矣父子君臣懷情相欺欲偃兵可
得乎從無爲爲之乃成耳美成於前則僞生於後故
成美者乃惡器也君爲仁義民將以僞繼之未肯爲
真也仁義有形故僞形必作成則顯也故有伐交謂
失其常然鶴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步兵曰徒但不
當爲義愛民耳亦無爲盛兵走馬得中有逆則失矣

善 非 玩

無以巧勝人謂守其朴而朴各有所能則平也無以
謀勝人謂率其真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也無以
勝人謂以道應物物服而無勝名也不知以何爲
則雖勉非已勝若未能已則莫若修己之誠使甲兵
無所陳而
猶偃也

呂註 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知治國國之福則愛民
道故也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則成美因惡器
也器則已遠乎道雖有愛民之仁偃兵之義亦僞而
已愛民之形成固有伐則害民之始偃兵之形亦固
外戰則造兵之本惟無形則無所造矣鶴列于麗譙
則佳而觀之徒鑿於鎗壇則而觀之非不得已而
用之也凡得而不順天理則是藏逆於其間以巧謀
勝人則恃知而不以道以戰勝人則以兵強而不以
德殺人兼地以養吾私與吾神私則自許神者則惡
而病之謂之善戰而勝人不知孰善而勝惡乎在君
若不得已而欲爲之修誠以應天地之情而物無不

應矣患民
於不脫哉

口義

賈與擯同棄也養生天地生物本同無高下
貴賤之別和謂同物我神本與萬物
為一情欲自私以昏之是所惡也君病此而不自知
我故勞君也有意愛民乃害之有意偃兵乃造之以
有為之心為有迹之事曰形造形成定也心執定而
不化則傷其內為外物所交亂曰外戰鶴列陳名
麗譙樓名鑄壇祭祀之地蓋謂人心若與物則一
室之內皆若兵騎陳列於前無非爭奪之境也人情
以得為順失為逆無得則無失故曰無藏逆於得巧
謂機心智謀自機巧出戰爭又自知謀出以此求勝
以快耳目之私是若勝矣然而胸中為物所戰撓外
惟勝而神者勞矣故曰勝之惡乎在但修吾本然之
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實與物無所逆不爭
而戰勝則民久已脫矣何復兵之求哉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駢乘張

若謂朋前馬昆閭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
迷無所問途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
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
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
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
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
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瘳予又且
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
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

為天下心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郭註 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太隗其可得乎為天下者若此言各自若則無事矣無事乃可以為天下也乘日之車出入息也為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物亦奚擾焉故我無為而民自化也夫事由民作令民自得必有道也馬以過分為害師夫天然而去其過分則太隗至矣

呂註 欲見太隗而七聖與偕所以皆迷亦猶七竅鑿而渾沌死夫欲見大道而聖知不絕宜其至于上達達而不悟也人心具神神則無方而遊不出乎六合之內非有昏病不若是欲已之則莫若以明而上達乘日車而遊寰域是也雖然少痊而已以其猶乘日之車也弗乘而遊乎六合之外其猶有患乎為

任日

天下者猶養心去其為害者而已

碧虛 童子以牧馬喻治國有言哉馬之真性遊草飲水自足民之放任耕食織衣自足更無他事再問不答示以不言之教也今之牧馬者不知鞭策之為害字民者昧乎法令之生姦乃謂馬難調而民難治兩失之矣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信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潮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

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
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
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
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
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郭註

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各以所樂圖之
則万物不召而自來非強之也與朝榮官以十
言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也能同則
事同所以相比比業得其志故勸事非其巧則情物得
所嗜而樂權勢生於事變凡此諸士用各有時時
用則不能自巳也苟不遭時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
貴賤無常士之所能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耳
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

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毀而何不守一家之能而
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匍匐而歸者所以悲也

呂註

人莫不有至樂之處得是而遊之其為固也大
矣而諸士者獨樂其性之所偏則固於物而不
能固物者也自招世之士至勢物之徒雖趨尚不同
而遭時有用不能無為則一以不知真君所在也夫
時有所用而為之非性命也時有今昔猶歲有寒暑
今一遭之遂守而不舍不能無為此皆順比於歲
而不知有暑暑而不知有寒以所遭為常而不物於
易者也人莫不有真君在焉而乃馳其形性逐物而
不知反此至
人之所悲也

循本

凌許凌輓也詳問也每事歷過詳問之也招世
以天下為已事如招攬之也與朝立於朝也宿
各留名也實際以天際為重也此合也不
各留名也實際以天際為重也此合也不
各留名也實際以天際為重也此合也不

通義

圍于物者二身居事外用智者也順比于時者
十又五身居事內用力者也不物于易不為物

之能變者也物而能易則形雖物而能神矣前之諸
 藝情狀皆如物之有方有所不為能變易之物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弄也
 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
 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
 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
 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
 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
 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
 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

羅

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
 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
 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矣若矣
 莊子曰齊人躄直子於宋者其命關也不以完其求
 鉞刑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
 矣夫楚人寄而躄關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
 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郭註

不期而誤中非善射也若謂誤中為善射則天
 下皆謂之弄可乎言不可也若謂誤中者弄也
 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莊子以此明妄中者非弄
 而自是者非堯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為復相非乎猶

魯遷之自言鼓瑟俱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為是或
 改調一弦五音隨改无聲則无以動有聲則非同
 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為調
 也遠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耳未獨能為其
 事也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無異於魯遠之夸
 其弟子而未能相出也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惠子
 便欲以此為至莊子遂夸齊人躡子於異國使聞者
 守之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為是故
 為之而反以愛鍾器為是束縛恐其破傷唐失也朱
 引楚人寄而躡聞者言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
 岑岸也夜半獨出人船未離岸已其人闕齊楚二人
 所行若此而未嘗自以為為

註

天下皆昇固不可惠子知莊子言為已發故以
 為可言中則為昇不必前期是則為堯不必必
 是此所謂以反人為實以勝人為名者也雖然五子
 不皆是則皆堯之說不立矣不然則若魯遠之調瑟

不免以聲律相召而已施自謂賢於四子而實無以
 異施以為我固無異於四子然與我以辯未始吾非
 則奚若言此者欲以成皆堯之說莊子以微言感
 之父子之道天性也而齊人躡子於宋其命聞也不
 以完以喻施輕其性命之情而不知愛其求鈺鍾以
 束縛其求唐子未始出域譬施於辭辯各聲之外物
 則愛之而恐其傷至於受之天者則失之而不知求
 為可惜也楚人寄而躡聞者譬施於其真宅之歸而
 於是非若昧之際與人爭勝不足以
 有濟使與物不適而已非所謂知也

循本

射者必前期志的而中謂之善射今非前期志
 的偶爾幸中便謂之善射是天下皆昇也可我
 以喻天下非有公是而各是其所是以為天下皆堯
 也呵我揚揚朱也秉公孫龍也冬寒之時能不以火
 而爨夏熱之時能以水而為水一事雖奇然不過因
 冬至陽生以陽召陽而為火因夏至陰生以陰召陰
 而為水未為奇也置一瑟於堂置一瑟於室鼓此瑟
 之宮聲則彼瑟之宮聲自動鼓此瑟之角聲則彼瑟

之角聲自動似為奇矣然以律相同故聲相應亦未
 奇也如唐曹紹夔知樂律洛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
 鳴僧以為怪因成疾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告之
 故俄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
 為除之僧如其言食畢紹夔出懷中錯鏢擊數下而
 去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云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
 此應僧大喜疾隨愈又李嗣真得車鐸振之地中有
 應者掘之得鐘蓋有此事當主也李記鼓無當於五
 聲之當又或別改調一弦於五音無所主而鼓之
 十五弦皆動此一弦者初無或異而能然者乃是為
 衆士之主故鼓之而衆弦莫不聽命耳六十四調皆
 起於黃鍾之宮宮為君故能役他律此亦常理不足
 為奇且若是邪言惠子所自是者亦若魯遽邪惠子
 之辨終不能折我則我是而四子非矣躡者躡躡行
 不進貌禮記躡躡馬踟躕馬鈇鍾鈇鼻與鐘也唐堂
 塗也乃庭中之路詩云中唐有甃唐子者堂塗給使
 令之人猶周禮云門子令俗云聽子耳齊人有躡行

其子於宋而使為閹人者以其形之不完故棄之外
 固然形雖不完畢竟是親子何忍棄之試推其類其
 求鈇鍾也束縛維係之惟恐損壞比之棄其子者為
 何如其求唐子也但使之給堂塗使令未始出疆域
 之外北之棄其子於外國為何如是於推類之道有
 遺矣人於親疎貴賤遠近之類蔽而不自竟以喻惠
 子知四子之辯為非而不知已之非也離羅同至也
 岑山岸也楚人寄寓船土而躡躡行為他國之閹者
 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爭鬪不思未到岸時何
 可與人鬪徒足以造怨而已此又進一步說與人爭
 論不惟有自蔽之患亦且有禍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傾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
 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
 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

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
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信
之矣

郭註

運斤成風，睜目恣手也。非夫不動之質，
忘言之對，則雖至言妙斷而無所用之。

呂註

唯其如此，莊子所以每與
之反覆而深惜其不至也。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可不謂云至
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
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
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

云

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
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入也上忘而下
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
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入者也以賢下人
未有不得入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
也勿已則隰朋可可不謂也告信也鉤亦逆也不謂
列子作不諱上忘而下畔列子作

郭註

上忘而下畔謂高而不亢哀不已若故無棄人
若皆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羣下無所措手足故
盡遺之可也未能
盡遺故僅可也

救

呂註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五者皆其成體者也公故可以為公王故可以為王王公之名蓋由於此若隱朋之德或謂容乃公者乎

江通 上隱者其政悶悶也下不畔者其民淳淳也愧不若黃帝不自滿假也哀不已者以善心為心也以德分人使斯民各得以復命反常聖人之道也以財分人使斯民不之於仰事俯育賢人之德也以賢臨人猶山之殺瘦也以賢下人猶澤之增肥也所謂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者非真不見不聞也其道足以容之耳隱朋之可與夫鮑叔之不可在此而已詩於葛屨之序言魏君之儉嗇福急而其詩曰惟是福心是以為刺補心之害治如此

吳王淫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攬捺見巧乎王王射之斂

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極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郭註 敏疾也給續括也捷速也矢往雖速狙猶能搏也國人稱之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朴也
呂註 以色驕人者心驕人而見於色鋤色者去其心而已所謂容動色理辭氣六者繆心是也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

莊子

卷之八

七

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觀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乏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郭註 齊國三賀以得見子綦為榮子綦知夫為之不足以致彼而適足以傷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

悲形去而泊然無心枯

田禾一觀齊國三賀為我先而賣之彼故知而

夫天道未始有物也有介然之知存於心則為自喪後謂失其本心子綦以人之自喪者在此而悲之欲

搞

其復也然知其喪而悲之猶為喪而未復吾又悲夫悲人之悲則其為喪與夫悲之者皆莫知其所以矣此所以日遠而不為物所累則形其有不稿心其有不灰者乎

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酣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冢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

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
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
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
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
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
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
不摩大人之誠

郭註 古之言者必於會同聖人無言其所言者百姓
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為不言則雖言
出於口固為未之嘗言於此言之言於無言也宜憐
叔敖息訟以默澹泊自若而兵難自解苟所言非已

則雖終身言固為未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
長凡人閉口未是不言彼謂二子此謂仲尼也道之
所以容者雖無方然總其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言
止其分非至而何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知
非其分故辯不能舉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
舉故凶也海受物無所辭所以成天故聖人汎然都
任之生無爵有而無之也歟無謚謚所以名功功不
在已雖謚而非已實不聚令萬物各知足也名
不立功非已為故名歸於物也此之謂大人若為而
有之則小矣賢出於性非言所為況大愈不可為而
得惟自然乃得耳天地大備非求之也知其自備故
不合已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反守我理我理
言通順常性而自至非摩
揖也不為而自得故曰誠

郭註 三人不同時亦是寓言所謂不言之言非無象
也誠如二子所為則雖有象三尺猶為不言彼
二子所為是謂不道之道此仲尼之不言是謂不言
之辯世豈知之哉德所不能同辯所不能舉者固無

免

也止乎無名則吉祥之所止否則名雖若儒墨不
 名也作凶矣道之在天下猶百川之於海受之而不
 聖人非包澤物亦如之不知誰氏無爵無諡此聖
 人無名所以為大也夫以善言為賢且不可而況為
 大豈在於言乎則知之所不能知者辯故不能舉而
 右也辯道之所一德不能同而有道之道也天地
 所以大備者固無求而大備也人亦莫不有所謂太
 備者誠而已矣誠則無求無求故無失無棄以其足
 於己不以物易之也太人者知在我之萬物無不備
 故反之而不窮長於上古而不弊故循之而不
 摩滅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而不為而成者也
 循本 古之人乎於此言已贊神尼非今人之比而為
 之乞言也孫叔敖薦賈之子名艾獵為楚莊王
 令尹在神尼前市南宜僚善弄丸鈴常入箇在空
 一箇在手楚與宋戰宜僚披胸受刃於軍前弄丸
 一軍停戰遂勝之在神尼卒後寓言而已言二人皆
 以無為而解難息兵則吾亦何以言為若言可用則

吾願有象三尺矣言無
 所用則無用如此象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歟曰為我相吾子孰為
 祥九方歟曰相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
 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
 為以至於極也九方歟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
 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樂福也子則
 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歟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
 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
 嘗為牧而耕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若勿怪

莊子集注

卷之八

十六

徵

齊

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
 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
 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
 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
 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
 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
 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則之則易於是則而
 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牝羊也
 方歎善相馬人淮南子作九方臯
 渠公之街實室為街正買相自代

刑

郭註 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吾所遊者不有所為
 然自爾斯不為也順而無擇有功於物乃報之吾
 不為功而償之何也無怪行而有怪徵故知其天命
 也夫為而然者勿為則已矣不為而自至則不可奈
 何也故泣之後使相於燕為盜所得全恐其逃賊之
 則易也
呂註 言此者明九方以相知之不若子綦以道揆之
 子綦與其子遊於天地者皆至人術坐之經而
 有怪徵焉知其天
 與非有以取之也
循本 奧室西南隅突室東南隅未嘗牧羊未嘗用獵
 爾庭有縣鶉今但
 下得生字差異
 鬻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

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切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

豕豨是也。擇疏鬣。自以廣宮大園。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揚。

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
 意以目視日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
 其變也循暖暖柔貌其變也循項卷其變也循項卷猶拘攣也六字叶音成文童土無
 草木地煬炙也為和氣所灸云融也

郭註仁者爭尚之原故禍后世仁義既行將為以為
 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一人規割也萬物
 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有傷也唯外賢則賢不為矣
 暖姝者意盡形教豈知我之獨化於玄冥之境哉非
 有通變觀世之才而偷安乎一時之利者皆不為也
 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自之用衰而精神常全若
 少而未成及長而衰則聖人之聖會不崇朝可乎眾
 自至耳非好而致之明舜之所以有天下蓋出於不
 得已豈比而利之於民則蒙澤於舜則形勞蟻魚羊

三者未能無其耳自心意故去
 能去繩而自平絕迹而玄會也

呂註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則是假夫禽貪者器也謂
 之仁義不免於有知有知則隔於形器非天下
 所同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猶一規而已非輔物
 之自然曲成而不遺者也所謂大亂之本必生於堯
 舜之間而其末存乎千世之後是已以暖為是不知
 天下有至是以姝為是不知天下有至美故學一先
 生之言自以為足而不知未始有物者名之也濡則
 不去需則有待安於卑汚而不知禍故以豕蠶名之
 收卷婁攬不藏其蠶使天下慕而歸已故以舜名之
 由夫學一先生之言而不知未始有物故為利則濡
 需為害則卷婁以舜之迹言之天下於我何加適足
 勞形而已故以豎婁言之衆至而歸之雖如堯舜乃
 神人之所惡故不與之比則彼不利而至矣此真人
 之所以無甚親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而已天下悅
 而歸之舜亦悅而順之舜視天下猶散髮而其所以
 為舜者視舜猶塵垢秕糠耳非神與真而何蟻以知

而多事魚以深而全生羊以意而多很以目視目則見見者得矣以耳聽耳則聞聞者得矣以心復心則知知者得矣去知與意則藏身於深渺之聞而持所謂見見聞聞知知者則無所往而不平輔物自然而無為矣此所以復其真之道也

管見

凡治天下當無為而自化儻政政焉欲有以愛利之力有不及不兔繼之以偽偽出而患害橫生矣為人止者信能以百姓之心為心雖不行仁義而與之暗谷不然則譬夫禽貪之人而假之知弋網羅之器其害物也滋甚是以天下人之斷制欲以利天下猶於管見之頃求盡天下萬物之情徒知尚賢之為利不知其為後世害也唯外乎賢者知之必超出到頭地然後能識破也蠶魚羊三語為舜有羶行而發立言甚奇當先蠶次羊後魚不為羶之所化蠶棄知也不著羶行以動人羊棄意也如是則上下各安其分無慕聖尚賢之迹猶魚不厭深而相忘於江湖豈非得計哉然後以目視目不眩于色以耳聽耳不

知

惑于聲以心復心不後于知故其平如繩為天下法其應事變一循理之自然何憂乎天下之不自化而有以治之耶

通義

筆乘

以目視目不以我視也以耳聽耳不以我聽也而失其平者多矣耳目心皆任之而一無所與列子所謂廢心而用形者也有不如繩之平惟變之循者乎變言物之萬變也心與耳目並言即釋典以意與眼耳鼻舌身為六根同意其平也繩其變也循王元澤本作其平也水其直也繩其變也循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董也結

梗也雞靡雞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句
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
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鳴目有所適鶴
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
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
始其櫻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
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
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
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

以為已寶不亦悲乎故有人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
也董司馬云鳥頭也雞靡茨也

郭註居無事以待事斯得以有事求無事事事愈荒
為失故當所需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有時誰
能常也各適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則有時而失
有時而失故有時而非矣解去也夫有形者自然相
與為累唯外夫形者磨之而不磷猶風日過河實已
損矣而不自覺所以不覺非不損也恃源往也無意
則止於分所以為審有意則無涯故殆所以貴其無
能而任其天然也萃聚也苟不能忘知則禍之長也
多端矣反守其性則其功不作而成矣欲速則不果
故曰其果也待久已寶誰有其知能也故以我之禍
皆有其身之過不知問禍之所由由乎有心而修心
以救禍也

鴉

呂註 以天待之則無為而應感不以人入天雖為而
 未嘗為真人不知有死生有時日得之也生失
 之也死萬物不得無以生是也此為輕生者而言有
 時日得之也死失之也生以生為喪以死為反是也
 此為惡死者而言如藥之或毒或藥時為帝而不常
 其餘臣佐而已以生為得死為失則輕生者之藥也
 以生為喪死為反則惡死者之藥也視彼病而投之
 其變何可勝言大夫種知以越之可以存而不知身
 之所以愁猶鴉目能夜不能晝所適不可遺鶴脛能
 長不能短有節不可解解之也係於有形而不知其
 源也風日過河非不損而河以為未始櫻恃源而不
 竭也通道者與物無不適亦有源而已水之於土蟲
 穴蟻隙無不至影之於人坐起行止無不從則無情
 而守之審者耳之於聽目之於視心之於思未嘗須
 臾不在則物生而審者其聰明心志非若水與影
 之無情故不能不殆凡能其於府也殆府五藏始謂
 安其所不安不給改則禍滋萃夫唯迷非一日改其
 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上士所以損之又損者以始

之不可成也而世人
 以為已實不亦悲乎

循本

自鳴自以十連以五箇故字中言其義鶴目夜
 則明晝則昏自有所適鶴脛長則宜短則不宜
 自有所節若以刃解之傷其生矣言但當因其自然
 也風日一節又說向親切處來不是教人事物之來
 強排遣將去直是自家有箇生本如水之有源頭方
 能如此守土守人守物言此箇道理元相斷守未嘗
 相離如水之守土影之守人物之守物審定而不移
 也又以三殆字反前三審字心與耳自若徇外則不
 能審定而危殆矣又推廣言之凡有所能皆為害塞
 府則蔽在其中矣殆之成不及可改而禍之長滋積
 言不好則甚速也欲其反殆為安轉禍為福必須循
 循漸進之功其剛果自克者亦必待久而後能言好
 則甚難也而世之人玩弄耳目聰明心思之欲如寶
 然近而喪身大而亡國戮民其禍未已蓋不知問此
 未者耳

也推引也舉而引之陳其趣也

郭註

念天地遺萬物然後蜩翼可得而知也況欲知解之用其分內則萬事無滯也用萬物之自見亦太目也因其本性各自得則太均也休之使各得其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為大方也命之所期無不持也斯大信也真不荒則自定故持之以大定斯不持也物未有無自然者循之則明無所作也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也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解任彼則彼自解解之無功故似不解用彼之知故似不知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也不可有崖應物宜而無方也不可無崖各以其分也萬物雖頑滑不同而物上各自有實也各自有故不可相代不可以虧宜各盡分也推而揚之有大限也者問其太推則物有至分故念已任物之理可得而知矣為而惑若此也夫惑不可解故尚大不惑愚之至也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砥道隨世

為名也

呂註

足所踐者少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所謂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夫之知也必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則大一大陰以至大定從可知矣為道者至之以大則無所不通入窈冥之門至至陰之原則亦至於至陽之原矣物負陰而抱陽所以係而不能解不知有至陰之原故也目視有限不視以目則無不見緣其一未有一能均和以是非任其兩行緣以太均也無南無北無東無西體以大方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稽以大信也澤焚不熱河涸不寒雷破山風震海而不驚持以大定也盡有天則止乎知之所不知循有照則雖不知而無所不知冥有樞則彼是莫得其偶始有彼則所以應彼是者固無窮也其解似不解言本无係故不解而後解其知似不知以其本無知故不知而後知此至人所以遊乎塵俗之間若愚若拙也問以有崖无崖皆為有係崖謂自邊微而求之然亦不可求之於有無之間也韻不可

雷

係滑不可持若無物而有實也往古來今若不相代
而不可斷也能以是問之可不謂天揚摧乎揚謂發
其幽摧謂核其實彼不問是則我不能以是告之唯
能見其未始有物則不惑以是解其有物之惑而猶
存未始有物者亦惑而已唯無
之而後於不惑庶幾大不惑也

循本 足之所踐無幾而要所不知者方為大知太一太陰
大目太均太方太信皆是正拘於小處吾以為盡於
此矣而又有不盡之天吾以為為自循其行而已
而又有照臨之者吾以為李冥矣而又有執其樞者
吾以為為自此始矣而又有彼為則彼又自為始因上
文大陰解之言如此究竟則解之也似不曾解之知
之也似不曾知之然惟不知而後知之耳上言不知
問是也故卒提出問案結之若問此道本無際際而
實亦未嘗無際際說者來只似前所言韻清堅白之
辨而此却有其實也物皆有更代而此無更代不可
為推揚摧揚者舉揚也推者反覆手也當眾舉揚對

凡

吾以手反覆指陳之也言此道說來似差異却又真
實豈不是箇大舉揚語納人何不問此而自迷惑為
有能以可之迷解人之迷使之亦復於不迷則庶
幾都不迷矣雖無問皆循冥有能開悟之神仙中人
用心作
往如此

管見總論

武侯雖強悍難入而無鬼說之有道首言

眼乎遂能始作終合蓋人之良心善性無礙盡之理
猶去國者見似人而喜也及其再見然後納忠逆耳
以驚其失好和而惡文蓋修身之要修誠應天地
為國之道何在乎為義以宜民便而求治哉黃帝
見大隗而七聖皆迷喻人之六識既昏則心君不能
獨朗明君欲見大道當絕聖棄知求諸守心之純而
去其為害害者則大隗不求而自至矣唯其後世諸
士趨向之不同潛形性而之萬物無復望其歸棧則
與道日遠矣若儒墨揚乘惠者各執一偏自以為道
書於是然其言論機鋒所觸亦有賴以發明道妙者

兵 故

九方致

親

郢

猶如人聽聞足以成匠石之功也又喻有隱朋之才
然後足以致管仲之舉御以傲人而速斃人以錮色
而致稱此所以警世俗之驕慢也又豈若交心精形
者之累且遠弄丸秉羽者誰可解乎方致知相存
而不言其別許由畏堯仁欲逃而去之此皆微而
知彰於賢而獲利者也董棟靡零時為帝以喻人之
移是風白河水之相攪以喻化之移人物之定物固
審矣終不免於移七則殆矣唯知足恃不踐心恃不
知者則及已天以燭物之天
已不惑而解天下之或矣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
見王果曰夷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
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擲則角鼈於江

夫

貴

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
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
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
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
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
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
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
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
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入化父子之宜彼

干柳

其記乎歸居而一問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郭註

王果言公閱休之好富貴能以抑彭陽之進也言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名任短以取上也相助消者言苟進故德薄而名消也凍渴之喻言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意也聖人淡法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後靡為貴而以道德為榮故其家人不識貧之可苦輕爵祿而重道德趨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為高與之為娛不以為物自苦也樂物保已通彼而不喪我也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並立而化聖風而察彼彼父子各歸其所是施同天地之德故聞靜而不二也曰待公閱休欲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鏡其動心也

呂註

公閱休无求如此宜其為王所信神者人心之同可以窮而入之夷節自謂其不能入而其所以

撓

酬

與交固已顛其於富貴之地相助以消言其德不長而日消東在多而假衣於春暘在夏而反風乎冬言求之無得也楚王嚴暴非佞人正德莫之能撓欲我言之非所能也唯佞人能撓君之正唯正德能撓君之邪佞人夷節正德閱休也我樂而忘貧則家人亦忘貧道尊德貴爵祿不足以為高則王公化卑矣飲人以和其德足以沃人心无所事於言矣並立使人化无所事於勢矣父子歸居不廢人倫也下問所施無高七之悔人心若是其遠則解其繆矣閱休之為人如此可以言之於王而必信故曰待公閱休之循本不自許以之神其交者屈已隨人而人莫測其所以也凍者遇春即為衣喝者遇冷風即反而為冬喻楚王雖沈於利欲之中得人誘掖之亦易從也沈屈服之佞人則以佞詞屈服之正人則以正道屈服之也化卑化為卑屈也與人並止而化父子道宜與他人並立而化為父子之親也彼其來贊嘆而言彼其人乎或藏或用皆不動念外去常人和欲之心如此其遠也此言宅也以上說公閱休夫夷節

已不能至相助消也說夷節天者至其孰能
 推焉說楚王故聖人以卜又說從公閱休上
方子及 東者必假衣衣雖厚不若春和而凍解也開
 者必假資於權門權門雖利不若恬退者之自貴也
 以楚主之勢奚啻凍之與暘之熱而顛冥者彼且厭
 之豈能得志哉故曰
 待公閱休蓋規之也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
 任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
 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
 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
 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

之愛入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入也若知之
 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入也終無已人之
 安之亦無已性也 綢繆猶繹綿也 體天也命名也

郭註 達綢繆所謂文通也周盡一體無內外而皆洞
 照也不知其然而非性而何搖者自搖作者
 自作莫不復命而師其天然也此非赴名而高其迹
 率性而動其迹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在知而行
 則憂患相繼鑑鏡也鑑物無私故人美之夫鑑若豈
 知鑑而鑑取生而可鑑則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
 則莫知其美於人譬之聖人人與之名也鑑之可喜
 由於無情不問知與不知聞與不聞求即鑑之故終
 無已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廢也性所不好豈能人
 照聖人無愛若鏡耳然而事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
 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入也蕩然以百姓為芻狗而
 道合於愛人故能無已若愛人由乎聞知則有時而

衰非性之所
安胡能以也

呂註 人心綢繆於事物不知有體者唯聖人能達之故內不見我外不見物物我為一其所體固周盡矣而不知其然者止於性而非外得也復命則歸根搖作共去也雖靜而復命不嘗乎搖作是以終日言未嘗言終日為未嘗為凡以天為師而已天則知之所不知也我何以自知為聖哉人從而命之耳無知則無憂衆人憂乎知而所行如馳無幾時而有止也若之何而可以至於此乎生而美若人與之鑑而告之而後知其美於人若知若不知若聞若不聞其可喜終無已人好之亦無已以其出於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各告之而後知其為愛人也若知與不知聞與不聞其愛人終無已人安之亦無已其出於性也不以知不知聞不聞而有所加損焉

循本

綢繆事理輟轉處唯聖人為能達之周備一身無非此理而不知其所以然所謂性之也其然

也歸根復命其動也撼搖與作皆合乎天人則從而名之為聖人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之意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緝入之者十
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懸衆
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
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
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
未始有天未始有入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
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溢其合之也若之何湯

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從師而不固得其隨
成為之司其各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
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丙無外暢然喜悅貌
間元嘉本作

閑漁濫也一

郭註得舊猶暢然況得性乎緝合也見所嘗見聞所
雖危猶閑況聖人無危乎冉相氏古之聖主也居空
以隨物而物自成與物無終無始忽然俱往日與物
化故常無我常無我故常不化也夫為者何不試舍
其所為乎唯無所師乃得師天師天猶未免於拘奚
足事哉師天猶不足稱事况又下斯耶必至於天人
始物都無方冥合也故湯委之百官而不與焉任其
自聚非固之也縱其自散非解之也可御之獨亦能
隨物之自成而湯得之所以各寄於物而功不至已

名法者已過之迹非適定也故曰羸然無心者寄治
於羸司則其各迹並見於彼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
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應感無窮
以輔萬物之自然耶容成子曰除日無歲今所以有
歲而存日者為有死生故也若無死無生

呂註望舊而暢然人之情也雖陵木緝合猶之暢然
亦不忘其小而已况吾之所以見聞者與天地

並則為吾之固辭又久矣而見之聞之猶以于仿之
登懸衆聞則無所不顯其暢然可曉道哉衆聞謂無
人之處環中運轉無已而未始有物隨成之而無所為
是以無終始無時也幾謂計數與物化者一不化
則胡為而不自之其行恒無幾時而有止也夫欲師
有天人始物也借行不替備而不海所謂復命搖作
是真師天者所以合之也湯得司御主調御門尹正
所人登恒成有恒之修主調御者心正所入者道恒
則道之久此皆以天為師也唯師之從而固於物

天

傳

又得隨成爲之司其各則之名贏法得其兩見隨成則司御等名皆隨吾之成心非有爲之名也其積爲道其贏爲法見其各之所由生則知法之所由成是爲兩見雖有所見而不知天卡未始有思慮猶爲未盡也故仲尼盡慮爲之傳仲尼非傳湯也隨成則并相氏之所得者以是知司御等名爲寓言除自無歲則不知有宇宙無內無外則不知有宇宙唯盡慮者足以與此

疑獨 言見性之樂猶見舊國都之樂也夫高臺懸危習而登之亦如閒暇況得真性者乎冉相氏三皇以上聖君得真空之理運轉無窮隨順萬物以成其道無終始幾時與物化也與物化者一不化一不化者能化也世之有爲者何不捨其有爲而復於自然真性可得矣然有心於師天則不得况與物殉而不反者乎未始有天有人而天人自存未始有始有物而始物自我行世則屈伸而不替備行則定謙而不溢幽理冥合若之何而如此也可御門共宮號

傳

師所圖但任其自然彼且爲嬰兒與之爲嬰兒是也湯得此三人爲傳從之而不固隨順而成其道湯反爲司其名彼三人者其跡不見於世矣此洛贏法兩見於湯湯雖爲盡人道之聖人其時法未備至仲尼之時天下之變備故盡慮以制法是以爲湯之傳也

循本 天者自然若要去師法他便不是自然世有不安其自然者以身殉物其以之爲事也若之何言其爲事不能合道也聖人則併天無之又何有所謂人所謂始所謂物雖與世並行而不足以妨廢雖應事接物所行周備不至陷溺其合於道也若之何言自然合道也若之何是兩意門尹登恒或謂即伊尹湯得門尹登恒爲師不局於規矩隨寓而成功其所成者不過爲湯司其各使湯得見稱於天下然名乃身外剩法於本分上何益但得人見得君相兩箇好看耳而仲尼之徒方且整其思慮以爲時君之傳過矣未引容成氏之言曰歲之所以得名爲歲者以三百六十日積而各之若除去日則無歲矣人能

傳

若

自其一念微處除之則無

外名之累矣無內則無外

湯得其司御以十三得其三為之自相呼應

徐士彰如此看庶乎可通黃帝命答成造歷故其言

曰除日無歲解者以容成為古聖人非也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入刺

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

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

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

天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

背脊

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

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

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

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

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

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

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

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

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

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

莊子

齊人

三十一

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
 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
 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
 曰夫吹筦也猶有嗃也吹劔首者吹而已矣堯舜人
 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犀首官名
 公孫行爲此官拱擊也惘惘也嗃管聲
 劔首劔環頭小孔也吹吹然如風過也
 郭註至微而有兩角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也則
 天下無爭矣人迹所及爲通達謂四海之內也
 今自以四海爲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王
 與蠻氏俱有限之物耳有限則不問大小俱不得與
 無窮者計也雖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况魏
 中之梁上中之王而足爭哉惘然若亡自懷所爭者

細也確猶喻吹
 言曾不足聞也

呂註

罪莫大於可欲善言伐齊則見利之可欲固亂
 人也善言勿伐則見善之可欲亦亂人也謂伐
 與不伐亂人也者不免於有見又亂人也唯求其道
 則不滯於一偏之見亂之所由息也人能遊心於無
 窮則四方上下相通達之國若魏若梁皆我心之所
 自起非唯王與觸蠻無辯通達之國魏梁觸蠻亦無
 辯也知此說則莫大於秋毫太山爲小矣王悟夫爭
 之所自起者本無有也是以惘然若亡神人聖人本
 人本無復劣所從信之異厚吹管者
 高有所受也吹劔者吹無所受也

副墨

吹管者猶有嗃也吹劔首則吹而已何以故管
 孔小猶以形氣相屬而有聲若劔首之環吹之
 則吹然過矣不得有聲也今道聖人於大人之前則
 聖者將失其爲聖安得有聲乎哉夫以揖遜之堯舜
 尚無所容聲而況蠻觸之爭乎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隣有夫妻臣妾登極者
 子路曰是稷稷也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
 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鎖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
 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
 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
 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
 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
 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
 視之其室虛矣

蟻丘山名漿賣漿家也極屋棟也稷
 稷紛也聖人僕聖人之徒也陸沈

丘

當顯而隱如
 無水而沉也

郭註

埋於民與民同也藏於畔進不榮華退不枯槁
 也其聲消損其名也其志無窮規長生也所言
 者皆世言而心與世異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沉也著
 明也何以為存謂不如舍之以從其志其室虛果逃
 也

呂註

見孔子來而登極者示不與之接將徙而之
 也聖人僕聖德而僕者理於民則不為可見之
 行藏於畔則不居中正之德聲消志無窮退藏於密
 而遊方之外口雖言而未嘗言欲無言而不能無言
 與世違而不屑與俱將欲遁世而去也以聖德遊人
 間而人莫知猶處陸而沉者以孔子之跡言之栖栖
 然以天下為事則似佞也然而人皆為宜僚則橫自
 之民誰與救聖人之道將墜地而不傳也昔微生載
 嘗以孔子為佞孔子答以非敢今於宜僚則自謂
 為佞人以明所貴者在此而栖栖者非得已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去聲深其耕而熟耨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飡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道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九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肉熱溲膏是也齊與分劑

今

推

郭註 鹵莽滅裂輕脫未略不盡其分也亦齊功盡其分無所不至也夫遁離滅亡以衆為之所致也若格致其極則何患萑葦害禾稷欲惡傷正性形扶疎則神氣傷以欲惡引離不其於管並潰以下此鹵莽之報也故治性者不可不齊其至分

呂註 為道日損以至無為是所以治形理心者也而乃遁天離性滅神亡情以衆為而不知止則鹵莽之甚矣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內之欲惡為萑葦外之兼葭扶吾形擢吾性天理滅矣於是時而欲治之可得乎並潰漏發已下皆欲惡為孽奪其真之所為也

楊用修 耕之不善曰鹵莽芸之不善曰滅裂鹵剛鹵謂強土而弱之也恭草莽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強土而弱之也恭草莽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善耕也不治其剛鹵不變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也去草古有鳥菽之說如鳥俯而啄食乃善也若覽善芸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嘉禾也弟嘉麥也不

善其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并其土而扣之又去欲惡始崩之時謂可以扶吾形隨即擢亂五性始字與尋字相呼喚俗讀蒹葭始萌為句者誤

相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當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入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

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敢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也一形褚氏云當是一物傳寫之誤

郭註

殺人太當謂自此以下事大當既有則雖戒以莫為其可得乎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榮辱立則夸其所謂辱而毀其所謂榮矣奔馳乎夸毀之間非兼而何若以知足為富將何爭乎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君莫之失則民自得君莫之枉則民自正夫物之形性何為而失哉皆由

人君撓之以至斯患耳故自責也反其性匿地用其
性顯也故為物所顯則皆識為物所易則皆敢輕其
所任則皆勝適其足力則皆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
之將以避誅罰也主日與僞上於何許得其貴乎誰
責言當責上也

呂註 明蓋嘗有位者解朝服而慕之致其哀矜之意
不能忘榮辱則民觀所病不能輕貨財則民觀所爭
今立人所病而使之病聚人所爭而使之爭欲其不
為盜殺不抵於死豈可得也湯武以萬方有罪在予
一人以得為在民失為在已也伊尹以一夫不獲曰
時予之辜一形有失其形退而自責也今則思不識
罪不敢罰不勝誅不至異乎先王之權不識量人力
而矜不能者矣民知力竭不得不以偽
繼之上出多僞而欲下不僞不可得也

遠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

拙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
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
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
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郭註 然化謂順世而不徐於彼我順物而暢物情之變
故莫見唯無其生無其出者為能觀其門而測其根
也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不
知獨任我知知其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其知
則物不告我非大疑而何不能用彼則虛身無地自
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

居註 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而卒
則

在莊子
卷之二
三十一

所謂是者固未定又安知今之所是是非五十九年非也夫物生而莫見其根出而莫見其門則知之所不知者乃萬物之所由生出也而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至其知之所不知則常恐其虛而莫之持每至望崖而反其為疑也豈不大哉已乎且無所逃言若此者豈不可與有至而其身之不能容也雖合所言為然未可知其果然而耶使人忘言以契之

管見 人閱人而成世事更事而成造化若蚊蚋野馬之過前不知其幾而吾之真常固未嘗變也人而不知此死生不足以為動其心矣物之生死出入有根有門信能知其所不知則萬物之根門可觀矣其生有出入理之常然則亦何感之有蓋人生所知所能其不知不能中萬分之三耳聖人亦不能盡其知能又豈能逃乎物化哉雖然吾今所言以為是者亦未知其信然否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稀韋曰夫衛靈公飲酒

託

澁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澁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稀韋曰夫靈公也死葬於故墓不吉上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馮其子靈公奪而里里一作乏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也澁浴器也史鮪史魚子言子孫不足託故使公得此處為冢也

莊子集注 卷之六

郭註 靈無道之謚男女同浴此無禮也以齷為賢而奉御之勞故博幣而殊翼之使不得終禮此所以為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亦可謂善故仲尼問焉子謂黜黜言不憑其子靈公將奪汝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求事可知是以凡所為者不得不為凡所不為者不可得為而愚者以為為之在己不亦妄乎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知已然之出於自然也

呂註 大殺伯常騫則以人論之無章則以天論之

方思善 謚法亂而不損曰靈又德之精明曰靈言為君所為如此謚之為靈何耶意未足以當其

惡也奉御猶今言召對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禮也同浴是一事奉御又是下事不必同時大意從人事而歸天意去使然而宗自然特如此說驗耳里一作詳銘語皆有韻予里韻正相叶古稱龍安為龍里則作理者恐非也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該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井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因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辨者而有所

宜自矧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
觀乎太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
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
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
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
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
若以斯辨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周禮四井為邑四
邑為丘五家為部
部為里五里為
一丘故有正亦
有所差也度居
也雖別區異所
而同一大澤為
居雖木石異端
而同以大山為
壇此可以當丘
里之言也

則

郭註 太人無私於天下則天下之風一也自外人者
無違心化必至公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而先
天下之萬物而夷群異也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
無之而由天賜則有文者自文武非大人所賜也
耳非私而與之文者自文武非大人所賜也
若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闕矣豈惟文武性皆然各
止於實故無為實各自為故無不為時世有變無心
者斯順禍福淳淳流行反覆也於此為疾於彼或宜
各自信其所是不能離也正於此者或差於彼此于
太澤無棄材也規乎太山合異以為同也言於丘里
則天下可知有數之物不止於萬况無數之數謂道
而足耶物得以通通物無私而強字之曰道所謂道
可道也名已有矣故乃將無可得而比耶今名之詳
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也必在乎無名
無言之域而後至焉雖有名故莫之比也

呂註 合姓名為丘里異為同也散丘里為姓名同為
異也非如一家之言異不能合同不能散也百

在名異

卷之八

四

躡莫非馬指之不得馬立百體而謂之馬譬太人
 以其大全觀之則所謂大者亦不可得比以并山江
 河所以為大之至也故自物觀之萬物莫不備於我
 則自外入者有至於中而不執有萬而無不容也自
 我觀之凡乎其為萬物遊則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
 周行而無不備也天之於四時不因其固有而賜與
 之則功有所不備而歲不成矣君之於五官不付之
 衆為而我有所不周而國不治矣文武殊
 才萬物殊理其為不賜不私亦若是而已無私故無
 我無我則莫有各之者無名故無為無為則無不為
 矣時變無停禍福無常有拂有宜善或為妖也物情
 各徇殊面不一有正有差正或為奇也物理不齊如
 此道者所以公之強各則謂之道不可以為足
 也本無名而以名稱之則已有矣乃將得與無名者
 比哉

循本

大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中有公道為
 主而不辨滯由中出者外有公道相是正而不

距絕不賜者不以為恩時有終始世有變化不可執
 一也淳實也福善禍淫皆實理有所拂逆者或有
 所宜即塞翁失馬未必非福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
 所差言人各以私意自殉如面不同而欲有所正之
 反有所差矣

管見

凡一丘一里之間必有年德之尊者考衆情而

風土事物是謂丘里之言合異為同也共出丘里而
 有少長賢愚得失之不齊同而異也天下之大起于
 丘里道之大貫于事物散同而為異猶指馬之百駢
 合異以為同立百駢而謂之馬也言之則有合散冥
 之則歸混同理有至極不可容聲矣丘山積卑江河
 合水大人合公亦不外乎此理蓋能合丘里而得宜
 則合天下之物情亦猶是也在于乎公之一字而已老
 子曰公乃王則天下之所歸往安得而辭哉故自
 外入者孝也君子之孝主乎道主乎道則物無不通
 由中出者思也君子之思正乎理正乎理則物無所

在子思

卷之二

四十一

距猶四時殊氣而成歲五官殊職而成治總歸乎大
人之德備以闡大道之無私又惡可得而名焉無名
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此理之必至然而時有變遷
機有倚伏有以所拂而宜者有以所正而差者皆由
自殉已情故不免于殊向譬大澤之百川合而為一
石之用異而同也大山之木石散而為天下之用同
而異也若冥理而歸于道復何同異之辨哉夫道之
為名不足以及道物數稱萬不足以及物各以其大
者言之耳夫形之大者天地統之氣之大者陰陽統
之道又以統天地陰陽其大此可量耶然既有道之
名則不可與無名者比所以至人之
道行乎無名故天下莫得而名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
謂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
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

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各實之可紀精之可志
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
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
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
為接子之或使一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
大公謂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
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其而析之精
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
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

莊子翼

卷之二

四十一

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一作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橋起言所起之勁亦也隨序變化相隨有次序也橋連謂相橋代頓至也

郭註

問物之所起或謂道能生之也陰陽四時皆其自尔非無所生凡此事故云為起舍近起於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過此以往至于自然自然之故誰知所以其相理相使皆物之所有自然而然耳非無能有之也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也廢起皆自尔無所原隨也此議之所止謂極于自尔故無議也季真曰道莫為接子曰道或使或使有使物之功也夫物有自然非為之所能也由斯而現季真之言當也至精至大皆不為而自尔物有相使亦自尔也故莫之為者未為非物凡物云云皆由莫為而過失或使則實之自使之莫為則虛無使之也居指各實之所在物之所在其實至虛意言愈疏故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後至焉突然自生吾不能禁忽然自死吾不能違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尔而欲憂之此或使莫為二者世所至疑也物理無窮故其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也與物終始者常不為而自然也道不能使有而有者常自然也故曰道不可有有不可無物所由而行故假名曰道胡為大方者舉一

莊子

齊物論

四十三

偶便可知也求道于言意之表則足不能區言而存
意則不足道物之極常莫為而自尔不在言與不言
極于自尔非言默所議也

呂註

少知聞謂之道則已有而不得與道比故疑於
無物問萬物所生惡起所謂制乎虛者也日月
往來升降消長相照相蓋相治也寒暑屈伸王相生
克相代相生相殺也物生天地間隨陰陽四時而運
是以欲惡去就乘之以行雄雌片合動靜有常故有
安危禍福聚散等事此各實之可紀而精之可志非
不可致詰者也先後相隨之謂序相理而未嘗定也
橋則乘之以行運則因之以濟相使而未嘗定也
則反終則始陰陽爾四時尔是物之所有非道之無
也言知之所止極此而巳此則萬物之所生起非所
以生而起有各萬物之母是也若夫黜道之人未嘗
無物故不隨所廢未嘗有物故不原所起泊然無名
出乎六合之外豈言知之所及哉季真莫為隨所廢
也接于或使原所起也雞狗之鳴吠其所化所已為

也其所以鳴吠所自化所將為也精至無倫則無內
大不可圍則無外或使莫為果安在耶此所以未免
于物以其不麗于實則麗于虛故也以有各實為物
之居不知其未嘗有以無各實為物之虛不知其未
嘗無所以言而愈疏也生死之不可却止則超乎言
意雖近在身而不可觀也或使莫為皆疑之所假而
非理之真往無窮則迎不見首來無止則隨不見後
是物之理非物之形也或使莫為則可言可意不免
于物終始而已惡觀所謂無止無窮哉道不可有以
其無有也有不可無以其自無非我無之也然則道
者假名安可以名為道莫為或使皆在物一物何足
以合乎大道言而盡道希言自然也言而盡物多言
數窮也自物觀之則道非物自道觀之無物非道
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終身言未嘗言則非言也終
身不言未嘗不言則非默也

循本

橋起橋然高起片合分合也精之可志精微之
記志也高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言到盡

處知到至處不過止于物而已惟見道之人不隨物
之終不原物之始歸之無有此辯論之所以息也莫
為莫有為之者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或使或
有使之然者孟子曰行或使之之予之說其不同如
此斯劈碎也詩曰斧以斯之斯而析之則微而至
無倫大而至于不可圍中庸言毛猶有倫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至矣所謂莫為或
使未免猶有物而終有差失

荆川 莫為是佛家自然性也或使是佛家因緣性也
居言著物也或使莫為則有言之所自起故曰
言之

管見總論 是篇自則陽王果起論稱山樊隱德以鎮
乎恬暢是謂飲人以和而使人化者也裨益治道多
矣世人往往徇物失己日遠舊都望之暢然則未至
蔑盡猶思所以求復而能見所自見聞所自聞其初
悅當何如人之治身猶治國也心君正而五官理國

氣

君正而羣輔賢非獨利于一時猶足以與百後之化
如湯得三臣傳于前而有夫子繼其後若四時之成
歲功又何內天外人辨哉次因齊魏敗盟而舉兵
遂引觸盂為喻以當時好戰之君明所習之隘陋
所爭之不足爭也孔子舍蟻丘議有迹之可嫌其人
論為未忌欲惡之為孽此皆示應世理身之要至於
相矩歎毒人以失為在己正己以正物也遷緩隨年
化恃知所不知用物之知也此又論治民化物之方
靈公之為靈定葬於未然則凡所為者不得不為造
物有定筭託之於人耳若失在里之言合散同異焉
非百体立体得名大人合弁為公萬物殊而道備猶
大澤之百材大山之木石或同出而異用或異產而
同歸不越乎形化之分化而至理盡矣結以季與接
子虛實皆為執滯未免與物循環而已救必超乎言
默之表心融而意得之道物之極議存焉則知可
道可名之非真常而非言非默之可載道也明矣

外物第二十六

真

火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
 亾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云流
 於江蓑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
 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
 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
 絃該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之槐有甚憂
 兩階而無所逃陳疇惇惇不得成心荅縣於天地之
 間慰啟沈屯利害相摩生火其多衆人焚和月固不
 勝之於是乎有債類然而道盡王云忘懷於我者固無對於天下然後外

愛

物無所用必焉螻蟻讀曰冲融言怖畏之氣冲
 融雨波不安也慰鬱鬱悶沈深屯雅也債順也
 郭註善惡所致俱不可必裁血化碧精誠之至也
 所適雷建水火焚槐所謂錯行也苟不能忘形則隨
 形所適而陷於憂樂左右死宜也務之愈重則所在
 為難莫知所守故不得成懸於天地之間所希或者
 高而闊也慰啟沈屯則非清爽平暢也生火肉煖也
 遺利則利若利害存懷其和焚矣月不勝火者大而
 黯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也唯債然無矜遺形自得
 道乃盡也

呂註凡非性命之情皆外物也故不可必龍逢比干
 以仁為可恃而必之惡來桀紂以不仁為可恃
 而必之皆至於不免為善惡而不近刑名則何必之
 有夫外物非獨不可必於人亦不可必於己君親莫
 不欲臣子之忠孝而忠未必信孝未必愛臣子之
 忠孝在己者也蓋道未至債然而盡雖在己所欲猶

莊子

卷之六

四十六

為外物而不可必況在人者乎伍員長弘諸人必其
猶不能必於欲忠之人豈不哀哉木相摩則然同顏
不能無相害金守火則流異類不能無相害陰陽錯
行以下言大寇莫所逃於天地之間則震而為霆飛
而為光或出於所異或害於所同以至生火焚和而
月不足以勝之也蓋大患有身安能無憂或係於所
同或係於所異是為雨陷墮薄不得成其所欲為心
若懸於天地之間懸墜既也而不得解猶陰陽錯行
天地大絃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猶有雷有霆水火焚
槐之時雖清明之性如月不足以為勝焚和之火此皆
出於有心憤然則縱心而至于無心道盡於此矣
疑獨 蠶孽疑惑不能成事遂意則慰垂意則覺遇
則沈觸物則屯利害交於胃中則生火焚和而
信不
全矣

碧虛

道安乎內事波於外在我猶不可必況外物乎
以仁義為可必則夷齊不餓死用知為可必則

境

比干不剖心以忠為可必則伍員長弘不遭戮矣此
忠賢佞倖兩階而不可逃也伍員長弘知妻若盡忠
而不知逆君之致禍孝已曾參知妻親盡孝而不知
親嫌而致憂皆未明外物不可必之理也惡來順紂
同孽相濟而不免猶木之相摩龍逢逆紂善惡異性
而遭誅猶金火相守也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忠孝
被刑則國家傾覆忠孝臣子所當盡也不幸而遇閹
君頑父逆理暴虐猶水中有火及焚大槐淮南子老
槐生火是也忠而諫諍則憂及其臣佞而諂諛則憂
及其君皆陷有為之禍是以憂怵而志不得成其心
欲高顯于天地之間而世道交喪鬱閉屯滯之使無
所施用忠佞相摩恚怨日熾人和焚棄矣忠孝如月
儼然無心而至順者乃盡道也
口義 桀紂之時賢不肖均於被禍是不可必也長弘
被放歸蜀劉陽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十年而
化為碧玉晉元帝託糧運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
而上齊以明月之鑑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

莊子翼

卷之六

四十七

亦此類孝已，高宗子見逐於後，母曾參云：「木無火相，則走皆以孝而害身，是外物不可必也。木本無火相，摩而生，金本至堅，見火而流，皆言其不可必。木雷雨之時，或焚樹木，故曰：『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此皆陰陽錯行而為災之事。」

循本

兩而雷霆，乃水中有火，雷火又能焚木，獨言槐者，以槐為取火之木也。此下言人心之火，亦有而卒不能逃，以其心之不能忍利害也。廣學蟲起蠶而未能免，事之不得成如此也。事不得成，則心若懸繫于天地之間，鬱抑強躁，沈溺屯結，有此數者之病，利害相摩，則心之生火愈多，不止如水中之火，暫時然也。衆人皆以此而焚其性之微，如月本屬陰，而亦變為火，不勝其多矣。天理之微，不足以為當人欲之熾，於是斯道憤然而喪。

洪邁

注云：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子瞻所引，乃曰：郭象以爲大而闇不若小，而明陋哉。斯言

也。爲更之曰：月固不勝燭，言明於大者必晦於小。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然王介甫在修撰經義局，因見蠟燭，言佛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乎？呂吉甫曰：日熉乎晝，月熉乎夜，燈熉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然之，予妄意莊子之旨，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爲利害所薄，生火熉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矣。非論其明闇也。

副墨

五行之氣，唯火最烈，參同契云：木火同侶，火陰相摩，則然。陰符云：火生於木，禍發必克，是也。即金性至堅，與火相守，亦爲所燦，若使陰陽錯雜，而不紅則雷擊霆奮，奮水中起火，乃焚大槐。槐者東方之木，若而生火在人身，則所謂五志之火，難以直折是也。所以體道之人，虛靜恬淡，寂寞無爲，五志之火，可時俱伏，故利害不于於心，而死生无變於已。衆人不然，則

莊子

卷之八

四十八

不知外物不可必而相刃相靡於利害之場於是生
火益多而天和焚矣月固不勝火月者水也水不勝
火即醫家一水不能勝五火之意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
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
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
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
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
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
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

廣

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鹽河侯說莊作文侯邑金
波臣猶水官常與常相與者謂水也然活耳若然則
可活也枯魚乾魚也吳越之王褚云王道是士字之
誤

郭註 言當理無小苟其
不當雖大何

呂註 莊子貸粟明養生者止
於活身而不務有餘

餌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犢界以爲以爲餌
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
鉤銷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
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昔之自制

魏

邑

鱣

沛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莖
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力迫趨灌瀆
守鯢鮓其於得大魚難矣說以于縣令其於大
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
世亦遠矣巨緇大黑輪也輕才評論人才也說說誦
合其所示說已成也累小繩輪也縣令猶賞格言求
之令格也

郭註

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

呂註

任氏釣魚明經世者志

疑獨

者所得雖遲而驚動天下均被其澤也後

鮒

頤

世為而相告言得志於天下傳名
于後世古伊尹太公之徒是也

須溪

兩段皆從外物上反覆上言志士之命或僅寄

鮒

也時有適然不當擇于小大也當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
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
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摩其顛誨儒
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自上傳語于

郭註

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郭註

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姦則迹不足待也

莊子

卷之六

四十九

呂註

少人之儒資先王之言以濟其不義何以異此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促下未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感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以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

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

焉終矜爾

老萊子楚人未謂頭或曰背也隱病患也

迹毒百世况動矜善行而載之不己乎

郭註

長上促下耳却近後而上僂視之儻然似當他

人受其教也業可得進者設問之令老萊明其不可進也一世為之則其迹萬世為患故不可輕也抑固窶邪以其略弗及邪言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略無不及之事也惠之而散者無惠則醜矣然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中民之行進者言其易進則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隱括進之謂也閉者閉塞也反傷動邪者順之則全靜之則正也事不遠本故其功每成矜不可載故遺而弗有也

呂註

世之孝孔子者泥迹而不得其心故莊子有是論自修上促下至誰氏之子以貌求聖人者也

躬矜躬行而矜之容知則非盛德若愚者夫夫大亂生
 堯舜之間今不忍心一世之傷而有為以救之是驚
 萬世之患也豈富有之業固窳耶將無其謀有不
 耶言皆不在是也夫惠非大知然以各相結以隱者此
 之醜猶且有所不為至有相引以各相結以隱者此
 中民之行進焉耳躰道君子其可若是乎蓋不能絕
 棄聖也兩陰善惡皆驚萬世之患者也道無為而反
 焉則無非傷道無為而動焉則無非邪安有可貴而
 譽之哉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躊躇之
 謂也奈何載而有之以為非矜不可得也
 循本 脩上上身長也趨下下狹也所謂腰以下不及
 不見耳也躬矜身自矜持容知飾外貌以求知驚故
 驚不顧也驚萬世之患驚失自以為得而不顧其貽思
 萬世也抑轉語抑汝固貧窳而為此耶失其智略而
 不及意此耶惠順也順從人意以成歡愛而不知其
 驚萬世之患故曰惠以歡為驚汝雖以此為驚乃終
 身之醜不過尋常人之行進於此耳相引導以各

杞精約以昔蔽而已隱昏蔽也仲尼每稱堯非桀故
 教之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毀譽之而忘也若反
 昔此理無非傷害也若妄動無非邪僻也聖人舉事
 時瞻若不得已而應是以每有成功載循行也奈何
 哉其所行終矜爾
 戒其勿終如此也
 補註 抑固窳耶以其略弗及耶言夫子所為足以
 不及慮 困乃安之而不改豈命固當窳耶毋乃其智
 此耶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
 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子元君覺使人
 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
 曰今余且會朝明白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

莊子

卷之二

五十二

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上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剝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剝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因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阿門倚門也宰路淵各余且史記作豫且鵜鶘一官海河水鳥也蘇子瞻云魚不畏網而畏鵜鶘畏其天也此與昇之雀養由基之後無異石碩古通用

郭註 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然居其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為全不用其知而用眾謀猶網無情故得魚也小知自私大知任物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如嬰兒之言凡然無言而自能者非政而李彼也

呂註 龜有知而不得免患有神而不能避網是為有所至如萬人謀之寡不勝眾其情得矣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鵜鶘有知網無知也故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則治國者何以知為哉嬰兒無石師而能言苟以知而與天下之民處其能使之不知乎

循水 雖有至知不知如與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此魚之不知也蓋魚知鵜鶘之能害已而網出于其所不意殊不知鵜鶘之害小網之害大人能去小知而大知明矣不矜其善而自善矣如嬰兒無石師而教之而自能言蓋與眾謀之者處也人雖有知亦當與眾謀之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
 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
 則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
 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郭註

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情情暢則事通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

呂註

世情以有知有能者為有用無知無能者為無用而不知無用者乃有用之所自出也自道觀

之則世所謂知能有用者其小身容足之於地耶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

同

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
 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
 者之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
 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入而不失已彼教不
 學承意不彼

郭註

性之所能不得不為也性所不能不得強為聖人唯莫之制則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德非

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也覆墜火馳言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所以為人齊同至人無留行唯所遇而因之故能與化俱也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尊者尊古而卑者卑今失其原矣隨時因物乃平氓也至人當時應務所在為正故曰遊於世而不僻本無我我何失焉故曰順人

莊子

卷之八

五十一

而不失已教因彼性非孝也故曰彼教不孝彼意自然承而用之則萬物各各至其我故曰承意不彼

呂註 列子曰至遊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視物皆遊物皆觀物皆觀此我之所謂遊我之所謂觀也莊子之遊亦若是而已得道者物無非道則物皆遊物之皆觀雖欲不遊不可得也人而不得道雖欲遊之不可得也流遁之志因俗而為卑絕之行離世而為高皆非至知厚德之任蓋蔽於一曲以至覆墜人馳而不顧則雖相與為君臣亦時而已易世無以相賤其不當于道則一也有至知厚德者卑不為流遁高不為決絕唯道之從而己故至人不留行無轍迹也若尊占而卑今則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世深薄其心孰能平而不波乎准至人乃能遊世而不為僻與順人而內不失已因於彼而教之非學也達其意而承之不彼也所教者彼之所非非教以所無也不能通天下之意則彼是生矣達其意而承之何彼之有此至人之所遊也

荆川

各分莫嚴於君臣易世則變況其他道理豈可拘耶以是借此為至人不留行引起耳不留行即無住者浮屠不三宿桑下蓋此意

副墨

彼教不孝承意不彼言彼所謂世教者意不屑屑焉李之然亦承其意而不彼彼者外詞不彼言不對之也何者世出世法原非兩件有所擇擇去取則非遊于世而不辭順於人而不失者矣即是而觀蒙莊之所謂遊者定非絕物忘世之孝有道順而不自失者在焉此所以為至知厚德也

方思善

能游者溺而不止不能游者往而不反此游道一則為決絕覆墜而不反此決絕之弊人馳而不顧此流遁之弊也二人相共為君臣言各貴已而賤人也易世而論定則均之非至知厚德之任矣故至人善游不易乎世不失乎已而無古今彼我之分何也古未必可尊今未必可卑也以皇視帝則帝為卑矣以帝視王則王又為卑矣下古下今遞高遞下孰

能以波乎此至人所
以遊于世而不以解也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顛口徹為甘心徹為

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

切跖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

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實胞有重閔心有

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溪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

太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

乎暴謀稽乎諛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

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鈹挑鏘於是乎始修草木

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以殷仲春之殷中也言

人自不得中非天之罪也胞腹

郭註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生起也凡

知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恃息不恃知也

然知欲之用制之由人非不得已之符也天穿無降

者通理有常運也人塞其實者無情任天實乃開也

闕空曠也天遊之不係也勃溪爭處也攘逆也太林

丘山之善者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德溢乎名者

名高則利深故修德者過其當也名溢乎暴者禁暴

也知出乎爭者平往則無用知也柴塞也官事果乎

衆宜者衆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也草木生而鈹

鏘修者事物之生皆有由也植不知其然者事由

不覺也

呂註 人之耳目鼻口不為聲色臭味所壅則為聰明
為顛甘為知德壅則便而不通不通之甚則相
躁踐得失交戰于胸中幾何而不至于跲此陰陽之
患所以作眾害之所以生也凡物之有知者息存則
生息去則死息之出入隨乎午以消長循陰陽而左
右與元氣交通無日不然則是天之穿而通之口夜
均乎未始有降人頤以聲色臭味塞其竅而不使之
通所以降而不殷也人能恬淡虛無則真氣從之正
形一視天和將至是以胞有重闔邪穢不能入心有
天遊事物不能撓室必有空虛以出乎塵垢否則婦
姑竇而勃溪矣心必有天遊以出乎塵垢否則六鑿
踈而相攘矣六鑿即耳目口鼻心知也人誠知所謂
天遊則雖遊乎人間世萬物無足撓心其神足以勝
之也奚以大林丘山為善哉上德不德故無名有各
則德之溢暴之而不藏又各之溢也則謀不得不稽
乎識知不得不出乎爭榮不得不出乎生乎守此所以成
實乎眾宜聲色臭味柴其外思慮知謀柴其內而不
能相通也夫為道者之治心治之于未亂無若草木

怒生而銚
鐸始修也

循本 嗛咽也跲踐也足不良於行者如被
足三陰之脈皆起于足指而循喉龍邪氣循經
絡而行故嗛而不止則變為足病也足病則衆善皆
生不特嗛與跲矣以喻道不欲塞其氣其病如是也
殷盛也又言物之有知者恃其息之流通此身故也
其息之不勝者非天使然天之生人穿其孔竅氣日
夜運行無有止息頤人自塞其竅耳降下也人身中
之息皆自下而升若降而不升則死矣此借息以為
心之喻聞音限重闔重門限也胞中空虛其通竅處
如室之重闔也胞則有重闔心則有天遊若室無空
虛則姑婦拍塞在眼前矣蓋室有空虛之處則婦姑
可以寬處心無天遊則六府相攘奪矣蓋心有天然
遊汎之處則情欲不相闔爭又如人觀大林丘山而
善之者緣平日胸坎窄隘精神不能勝之故也若吾
精神足以勝之何為善之哉德本在內因各聲而溢
各本不彰因表暴而溢心者如水之汎溢而出也謀

莊子
卷之六
五十二

本無甚計較因欲誘人而稽留愈深柴即天地篇柴
 櫛之義官司屯守之處豈柴柵以為衛柴柵木不立
 生于官司之所守事本無固必因衆人之所宜遂果
 决行之皆失其自然者也如春雨之時草木自然怒
 生而鋤鑿之器始修之反傷其生而逆其性矣倒者逆也

管見

耳則鼻口心能通而無條者皆由知微為德所
 致苟無德以貫之則五者俱壅為害多矣夫生
 物之有息所以通一身之氣交天地之和作為以
 閱之則非典天地元氣流通之道元氣貫葉萬物無
 時休歇其有衰殺者人自以六物反塞其實耳動物
 待乎息植物待乎根皆其所倚以為命者也木林丘
 山之善于人以平日所見隘陋忽視虛曠高明之境
 心必善之此乃神不勝物反為所勝山林阜壤使
 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繼之然則物之善人也豈真善
 人之象物也豈真樂哉蓋外有慕則內虧重于彼則
 輕此矣夫各公器不可多取故名之出為德之失有
 名而暴之又各之失也二者俱失急思所以為謀則

繼

知出而爭與此界害生之驗及有能守者又病在禁
 塞而無變矣後言草木雖拔得雨再生時使之然人
 莫知也人之命在息而使之降而不殷則所以扶
 肅而續續之者豈無其道哉要在知其時而已

副墨

則不顧口粟我味則不甘心起于識則不知知
 有分別非德知也此六根之六塵必微而淨之然後
 復其本然之靈竟然六根門頭頭是障雖下幾箇
 微字實則一了百當一處微處皆微矣所以道不
 欲壅不微則自為外物所壅如人之哽者啖而不已
 則珍則害生之珍足陷泥淖之迹也人之虛靈
 為物壅塞則將陷于物欲之中不能自拔其有存焉
 者寡矣夫物之有生恃此生息之理而今之存焉者
 寡則生息微眇而不盛其不感者非天罪之也天之
 害之者日夜無降人顧自塞其實耳蓋此段靈光時
 時透露有耳自聰有目自明乃天所穿日夜無止譬
 其寶乃光明若蔽蔽而不見耳

莊子

卷之八

五十七

臭

特

方思善 人恃息而生息時虛而生虛者道之所集也
 故虛則六根為我用不虛則六根為我賊用
 則神藏賊則神忙凡凶於中者未有不取足於外者
 也故德溢乎名各益乎暴謀生乎躁知生乎爭榮生
 乎守官事生乎舉宜此皆以物勝其神以賊襲其虛
 者也春甫日時猶言雨暘時若也物之時息者時至
 則生銖鏹不能過何者其天遂也天遂則魚者可植
 以比天游則穿者無降故善養物者生根善養生者
 守息此至人所
 以貴天游也

靜然可以補病肯城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
 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
 所以馘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馘世
 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馘國賢人未嘗過而

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靜然疑獨
 城作

城作

郭註 補病非不病也休老非不老也止遽非不遽也
 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趨然不顧神人即聖人也

聖言其外神言其內趨舍各有
 分高下各有等故不相問也

呂註 靜然至此遽古之道術有在於是雖然動而後
 有靜繁而後有簡熾而後有滅擾而後有寧為

勞者言之所以息其勞佚者則未嘗動安用靜未嘗
 繁安用簡未嘗熾安用滅未嘗擾安用寧此所以不
 問也唯有德而後佚上者神聖之所兼也神人聖人
 不同者迹賢人君子不同者才君子小人則有義利
 之分矣

筆乘 皆城舊解目病也須溪云靜非藥也然可以補
 病目無所見雖病也而可以休老不知肯城蓋

養生家之術耳。按真誥云：時以手按目，四皆令見。此分明是檢眼神之。道久為之見，百靈老飛之兆。發於用而始可以言用，其意互相發明。至謂人有能遊，謂遊心於淡，遊在內也。前皆寓言此。稱莊子曰：正當無本旨，使學者超外物之累，進虛通之域。神融意適，無所不之。則道幾矣。世習愈下，往往遊所不當遊。至於火馳覆墜，而不顧。雖聖人復出，未如之何。問有樂於遊者，不過以江海為閑，山林為善，而放蕩終身焉。此遊世而僻者，不免務外而已。繼又誨以身貴，六微則道不欲壅，有知特息，則人當貴虛室。虛白生無往而指天遊，故勞者之務佚者，不問猶君子賢聖之有差等也。至於演門，因毀而致爵，申徒逃湯而蹈河，皆由上貴卓絕之行，是以下立潔修之名。本欲彌世與教，而不知傷生害俗也。故舉以為後世鑑。夫以行觀言，亦外物也。然而非指無以見用，故立言君子不憚於諄諄在學，若善求其要而已矣。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斃而死者。

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弔之。二年，申徒狄因以蹈河。

口義 演門地名也。善毀孝也。以孝而得爵，遂為官師。其黨人慕之，乃至有哀毀而死者。言好名之為累也。官師猶今曰官負也。許由務光以隱得名，紀他慕之，亦相率而隱於窾水。跋與躄同。此一字鄙薄之意也。紀他之意亦欲諸侯以國讓之，而諸侯但以其苦用之而已。已自可笑。三年之後，申徒狄又慕隱名，以至自投於河。此蓋極言好名之累也。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天忘言之

人而與之言哉

口義 上面既說盡了却以筌蹄之語結末亦與前篇
 與也 既得則無用矣言寓意也 得其意則忘言矣不
 能忘言則泥著而失其意矣 惟忘言者而後可與言
 此篇文亦精細在
 兔意在於得兔也

莊子翼卷之八終

此間之說... 亦與前篇... 亦與前篇... 亦與前篇...

